

一代梟雄。一代梟雄。一代梟雄。一代梟雄。

袁

世

凱

傳

(九)

章君毅

出動二姨太與四姨太

薨的被他想出了一計來，袁世凱的二姨太白氏和四姨太閔氏，都是韓王熙贈給他的側室。白氏是朝鮮望族，名門閨秀，閔氏尤其是權傾當朝，聲勢顯赫，閔貴妃的妹妹。袁世凱要辦這一場棘手的宮闈交涉，就唯有請他的兩位姨太太出馬。當時，命人把這兩位姨太太喊了出來，悄聲的授以密計，叫她們馬上去探望大院君夫人，也就是韓王李熙的生母。

二姨太和四姨太叩命而往，非常湊巧，大院君夫人正生病，年近七十歲既病且弱的老太太，聽說袁大人的兩位如夫人駕到，受寵若驚，喜得直想從病榻上掙扎起來迎接。但是兩位花枝招展，天仙化人般的袁府姨太太，先已排闥直入，走到大院君夫人的床前，問暖嘘寒，殷殷慰問，直把大院君夫人給感激得淚下沾襟。

由於兩位姨太太的一團和氣，親切得緊，大院君夫人不由自主，和淚以俱的訴起了自己的苦楚。老伴兒承大清皇帝陛下一番愛護保全的德意，被送到了保定，轉眼就是三年多了。雖然曉得他在中國平安無事，可是兩老夫妻都是風燭殘年，如今她自己又淹留床第，病得很重，多一半，今生今世不能再相見。說到傷心處，大院君夫人竟當着兩位貴客，熱淚泉湧，痛哭失聲。

袁世凱的二姨太和四姨太，當時，也是雙雙的眼圈兒一紅，先由二姨太說：「事情早已平定了。照說，大院君也該可以回朝鮮了吧？」

「三年多啦，」大院君夫人一聲浩嘆的說：「我也曾在大院君被送走的頭一年，一連兩次，叫我兒子奏請朝廷放他回來。可是，兩次都沒得到覆旨。」

抓住機會，四姨太便依袁世凱的口授之計，緊接着便開口追問：「後來呢？有沒有再奏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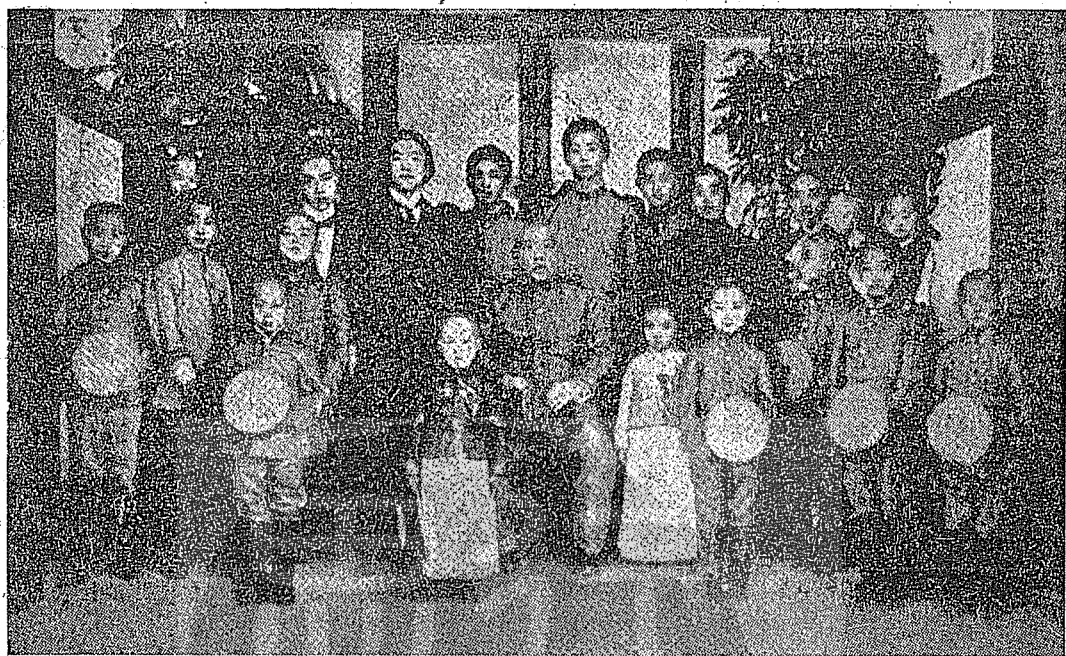
廷允准大院君回國呢？」

大院君夫人面容悲戚的搔了搔頭。於是，四姨太又自言自語的說：

「這不又有兩年多了嗎？其實，怎的不再試試朝廷的旨意呢？」

一句話，點醒了大院君夫人，來者是袁世凱的兩位姨太太，她們的丈夫是大清朝廷派駐朝鮮的代表，大清皇帝的親信，李傅相李鴻章跟前的紅人。但凡有關朝鮮的事，大清皇帝跟李傅相對他言聽計從，一語可決。大院君的能否返國，老夫妻是不是能够重聚團圓，也許關鍵便在這兩位姨奶奶的身上。於是，大院君夫人頓即開口求了：

「兩位夫人，誰都曉得朝鮮的事務，朝廷是一向倚重妳們袁大人的。袁大人高高在上，一言九鼎，若蒙夫人垂憐，可否央請夫人在袁大人的跟前，替老身求一個情，倘蒙恩准釋放大院君回來，我們一家，至死都是感激袁大人和夫人的。」



一代梟雄袁世凱共有一妻九妾、十七子、十五女，上圖所同攝者僅祇部份子與孫，從右到左不按前後排次序，依序爲姪孫袁家矩、第四孫袁家驩、長孫袁家融、十四子袁克捷、十一子袁克安（在前）、三子袁克良（在後）、十二子袁克度（在前）、長子袁克定（在後）、十三子袁克相（在前）、六子袁克桓、五子袁克權，中坐者爲袁世凱、三孫袁家彰、七子袁克齊（在後）、二子袁克文、四子袁克端、次孫袁家蝦（在前）、八子袁克軫（在前）、九子袁克玖、十五子袁克和。

一切悉如袁世凱的預料，兩位姨太太心中不由大喜。但她倆仍然遵照袁世凱的囑咐，柳眉微蹙，又由二姨太太做十分爲難，愛莫能助的神情回答：「夫人，妳別忘了，便我倆也是三韓的女子，大院君治下的百姓。大院君的事情，我倆怎不貼心關切？夫人的所命，我倆原當從中效力，義不容辭。祇是夫人不知我家袁大人訂的規矩極嚴，一進家門，便不談公事。我們這般人誰敢在他面前，提一提外間的事情，或竟是有關說和懇托，那就是違犯家法，一定會獲罪受責的呀！」

轉念一想，大院君夫人仍然不甘放棄這個天賜良機，所以她仍苦苦哀求的說：

「夫人，能否求妳們今天回府的時候，順便向袁大人提一提，老身得的這個病，完全是因爲思念拙夫起的。如今我已病勢沉重，可能一病不起，爲了和拙夫見上最後一面，老身馬上就喚我那兒子來，命他申奉朝廷，懇求釋回大院君。夫人妳們只要口角春風，在袁大人跟前輕描淡寫說這句話，老身就感恩不盡了。」

略一遲疑，兩位姨太太終於點了點頭，彷彿擔上什麼千斤重擔似的說：

「沒奈何，便讓我們回去試着這麼說吧。」

於是，大院君夫人千恩萬謝，伏在枕上又跟兩位姨太太談了些時。二、四兩位姨太太完成任務，喜孜孜的自回袁府向袁世凱覆命。這一頭，大院君夫人十萬火急的命人召來韓王李熙。一見面，便聲淚俱下的說：「你生身父親因在保定三年多了，你枉爲人子，從不過問。如今我因思念你的父親，已經病入膏肓，眼見難熬過今年秋天，你我母子一場，我能否求你一件事？再向大清朝廷懇求，放你父親回來，和我見個最後一面，讓我在九泉之下，死也瞑目。」

四姨太太起了作用

這一番話說得够重，直聽得韓王李熙汗流浹背，坐立不安。閔妃一黨、外國使節再大的阻撓和反對，他都顧不得了。當時唯唯諾諾，一口應允，方一同宮，便命他的親信心腹，陪臣判中樞府事閔鍾默、禮曹判書趙秉式等人，立刻起稿，咨請大清光緒皇

帝恩准李是應回國。這一封咨文，情詞懇切，憂急萬分，大有哀哀上告之概。其中曾有一段說：

「……念當職本生父今年六十有六，不服水土，寢病日篤。雖荷異渥，優支廩餼，難保爲命，萬里懸慕，心焉如割。且當職本生母年迫七耄，病淹牀第，日望當職生父之還，此又當職情理之尤不可堪者也。當職尙顧惟艱大，勉勉視事，方寸既亂，豈能爲理？……而當職遭值非常，齎鬱未伸，踟躕踣厚，如窮無歸，情急勢迫，言不知裁。伏乞天地父母，曲垂矜憫，亟許當職本生父還歸本國，俾小邦父子、君臣感戴鴻恩，永永靡極，無任瞻天，望聖泣血祈祝之至……」

韓王李熙驟然之間這麼急法，正是因爲他至情流露，母命難違。上了這一份咨文不算，他更特遣大臣閔種默和趙秉式等人，帶着咨文前赴京師進呈，頗見不達目的誓不還的決心。——凡此，都是李鴻章最所需要的，袁世凱在這一樁難辦已極的交涉上總算不辱使命，又建奇勛。妙的是，他比李鴻章對他的要求更進一步，自始至終他便置身事外，祇利用他的二姨太和四姨太探一次疾，和大院君夫人談幾句話。他不但能够了無痕跡，不留一點把柄，啓朝鮮人的疑竇，反倒使韓王李熙迫不及待，表示了最堅決的態度，杜塞韓人反對大院君歸國者的悠悠之口，尤其贏得韓王李熙一家老小的感激，以爲大院君之得能歸來，都是袁世凱的從中斡旋之力。袁世凱辦機密大事設想如此週到，用計這般巧妙，怎不令李鴻章認爲他是曠世奇才，值得托以心腹重任？

李鴻章交給袁世凱的第二件差使，比頭一件

正是難上加難。因爲閔、李二黨勢成水火，斷難並立，而閔泳翊又是閔黨的中堅份子，閔妃的心腹股肱。却是袁世凱的妻妾羣中，還有一張王牌，那便是他的四姨太閔氏，閔氏也是韓王李熙送給袁世凱的一位侍妾，但是閔氏的來頭要比白氏更大，因爲她是朝鮮第一權力人物閔貴妃的妹妹。這位四姨太太和她的令姊性格截然相反，她唸過韓文，兼攻書史，爲人淡泊樸素，溫柔嫺靜；一點兒也沒有政治野心，純粹是一位賢妻良母。四姨太雖然跟政治無緣，但她終究是權傾一時的閔氏家族一員，閔泳翊也是她的姪兒，所以閔泳翊見了袁世凱得恭恭敬敬叫一聲姑父。袁世凱正好利用這一層親戚關係，用四姨太的名義，把閔泳翊召到他的府邸來。

閔泳翊祇步，袁世凱便跟四姨太兩個，交頭接耳商議一番。然後，兩個人雙雙出去接見。

閔泳翊向姑父、姑母請了安，袁世凱命他在一旁坐下。然後，端起長輩的架子，板着張臉，却是開門見山的就這麼說：「昨天我聽說大院君夫人病篤，叫你姑母和二姨娘同去探疾，那大院君夫人啼啼哭哭說了许多苦惱，她一心想在死前見上大院君一面。……」

接着，就將二姨太、四姨太晤見大院君夫人的經過，以及韓王李熙遵從母命，焦急萬分的特遣大臣晉京，進呈咨文，苦苦要求釋放大院君回朝鮮的經過，一五一十，說了個清楚明白。他又告訴閔泳翊，韓王李熙今早和他見過面，也很剴切急迫的談過這件事。正當閔泳翊聽得驚恐交集，呆若木鷄，他萬萬料想不到，僅僅一日夜間，

事情竟然起了這麼大的變化，他還來不及考慮自己究該如何反應，怎樣對付？袁世凱却料中了他的心思，條的話題一轉，說是：

「朝廷並非沒有釋放大院君回國的意思，便在今年春間，你到天津晉謁中堂大人的時候，中堂還命你假閔妃之名，到保定去探望大院君，你若果真依命去了，大院君早已回來。可是你偏偏不作交代，就不告而別。這件事大院君多半也聽到了風聲，他心想你所表示的這種態度，正說明閔貴妃和大院君的小小嫌隙，必定是無法彌補。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爲自己的身家安全着想，他又怎敢貿然回國？所以，方才殿下很心急的問我大院君究竟回得來否？我一時竟不知如何答奏。你說，我能講大院君回不回得來，關鍵是在你身上嗎？」

完成使命內線之功

閔泳翊急於啓齒申辯，袁世凱頗具威儀的一伸手攔住了他，然後慢條斯理，從衣袖裏掏出一個紙卷，那上面錄的正是韓王李熙咨大清皇帝哀求釋回大院君文。袁世凱把手卷遞給了閔泳翊，又說：「你先看過這篇咨文再說。」

閔泳翊看了那篇迫切陳詞，屏營待命的咨文，他聯想起方才姑父大人鄭重其詞，語重心長說的那一席話，頓時便駭汗如雨，臉色發白，他瞥了袁世凱一眼，囁囁嚅嚅的說：

「姑父，若說大院君回國與否，關鍵在於姪兒的身上。這話未免太重，叫姪兒怎麼擔當得起？」

趁著閔泳翊心虛，發慌，四姨太便依著袁世凱的口授之計，她振振有詞的說：

「姪兒，大院君回國的這一件事，在你還是設法促成的好。一來阻撓人家天倫骨肉不得相見，這個惡習是要惹衆人罵的。二來大院君畢竟是我姐姐的公公，我姐夫的生身父親，你看我姐夫的這份咨文，一字一淚，情見乎詞。大院君如果回不來，他必定會抱恨終天，一輩子也贖不回這個罪孽。三則大院君夫婦都是望七的老人了，大院君回國一定會安份守己，渡過餘年。我想他決不至於掀風作浪，再出什麼花樣。」

閔泳翊聽袁世凱和他姑母兩個，口口聲聲，都把大院君的能否回國，都認作在於他的一念之間。至此，他真著急了，於是極口申辯，高聲的說：

「姑父姑母，這真是黑天的冤枉！諒我有什么力量，可以左右大院君的回與不回呢？」

「就情理而言，」袁世凱不疾不徐的說道：「你姑母方才講過，你便該玉成大院君的回國。今年春天你拂違中堂大人的意旨，不曾僞託閔貴妃的名義，上保定去探望大院君，從此大院君心生疑懼，以爲閔李兩家的嫌隙已經深到無可化解，他因此而不敢回來，那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說，當今之計唯有『解鈴還須繫鈴人』，由你去勸說閔貴妃，暫且容忍大院君回來。對外問你尤須積極表示你和大院君的前嫌盡去，你一心要和大院君握手言歡。把這兩件大事辦好，你方始可以洗刷排拒大院君的嫌疑，而站在正大光明，合情合理的地位。你我至戚，我方始將這層道理，

講給你聽。當今之計，你唯有表現你一片衷誠，事事坦率而已。」

閔泳翊被袁世凱說得深心，感動銘於肺腑，他當時就慷慨動容，奮袂而起的答道：

「姑父，你對姪兒的訓誡，字字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姪兒一定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立刻着手去做，成功與否，盡其在我。」

至此，閔妃一黨最難通過的這一關，便由袁世凱和他四姨太一搭一擋，一席長談，居然也就出乎任何人意料的迎刃而解。

從閔泳翊辭出袁世凱漢城府邸的這一刻開始，閔黨中人，朝鮮輿情，居然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原先，朝鮮朝野，一直都在瀰漫著一種空氣，人人反對大院君歸來。但是由於李鴻章的當機立斷，袁世凱的巧妙安排，反對大院君的空氣又不然一變。以閔泳翊爲首的閔黨份子，至少在表面上採取了歡迎大院君回國的基本立場。這是李鴻章意想不到的重大收穫。

袁世凱龍蛇起陸，縱橫捭闔，辦什麼機密大事，艱難任務，一概都是予取予求，得心應手。於是又增添了他的威風，陡長了他的志氣，他以爲祇憑他縝密的思考，與靈活的手腕，任何事都可以順利解決。袁世凱從此訂立了他的待人接物，立身處世最高準則：君子可欺以方，小人不妨陷之以利，脅之以威。曹操「寧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那是古代的權奸。袁世凱則一手持金錢，一手挾利刃，尤爲近代梟雄的典型。

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清廷旨下：「李是應加恩准其開釋，即著李鴻章派委委員，護送回

國。」這一個危機四伏，動輒得咎的差使，又落在已有能員之稱的袁世凱頭上，袁世凱便找了一名革職的總兵，名喚王永勝的，當他的幫手。當年的袁世凱，在李傅相李鴻章的跟前，正紅得發紫，他向李鴻章一提，方革職的總兵官也就得了個差使幹。可笑的是袁世凱不過一名四品的官員，而總兵却是滿清武職之中僅次於提督的正二品官。四品爲主二品副之，便是袁世凱巧取奪豪，自高身價的一貫作風，在他認爲是蠻有派頭。

閔貴妃殺鷄驚猴

袁世凱又回了一趟天津，向李鴻章請訓，領了聖旨，陪同大院君往漢城進發。三年前他參與押送大院君內渡，三年後仍然由他負責護送回國，天下事就有這樣的巧合。不過袁世凱心裏明白，他完成李鴻章囑托的兩項使命，一概都是用敷衍一時的計，朝鮮王朝的實權抓在閔妃的手裏，閔妃和大院君名爲翁媳，實乃政治上的死敵。她因爲一時措手不及，無法阻止大院君的歸來，然而，她又豈能任讓大院君安然過返，再重整旗鼓，跟她爭權奪利，見個高低。所以閔妃在大院君回國初期，一定會層出不窮的花樣要出來的，一幕政治鬭爭既尖銳而又無從避免。袁世凱和大院君都心知此行十分的危險，而且定有一齣齣的好戲在後面。

事實上耳根子軟，左右兩難的韓王李熙，在派出特使，進呈咨文，力請清廷釋放大院君回國之後，他立刻便陷於閔妃一黨的包圍。因此在大院君由袁世凱等護送，返抵朝鮮國門，他所面臨的

是政敵兒媳親自主持，一連串的杯葛、嚇阻與恐怖殘殺的手段，搞政治的六親不認，居然在朝鮮也不例外。

八月二十五日袁世凱護送李煜應到了仁川港，一抵步便發現港口裏停泊了一隊先期而來，意圖不明的英國兵艦。這便是閔妃一黨的頭一步嚇阻攻勢，使大院君一行心惴惴然的登了岸。於是又驚覺朝鮮朝廷並未派人前來迎接和照料。不但韓王李熙夫婦沒有派人迎候高年的老父，袁世凱每次由中國到朝鮮，不論是公事抑或是私事，韓王李熙必定會派一名「中使」專程趕來恭迓、道勞並慰問，這一次却連這一個固定的儀節也免去。閔妃爲了表示其絕不歡迎的態度，甚至臨時將仁川府尹調回漢城，使仁川府衙門陷於羣龍無首，幾於真空，當然也就談不上侍候接待國王的老爸爸了。

當時，袁世凱唯有勸慰大院君，請他一切容忍，等到了漢城再說。

不受歡迎的一行，在仁川自行安置了行館，休息一夜。當晚，便有英國、日本駐仁川的領事，前來拜會。大院君唯恐閔妃嫌他結交外國官員，決定不去回拜。祇由袁世凱分赴英、日領館，答拜一過，極力聯絡。他去時，帶得有大院君答謝的名片。

八月二十六日一早，漢城方面有袁世凱的部屬趕來，帶到的消息相當的糟，大院君抵達仁川之日，閔妃就矯韓王李熙之詔，把大院君的一名得力舊僕殺了。來人又說，韓王李熙今天還要正法兩名大院君的舊日僕從，罪名一律是壬午大院

君事件的亂黨，其餘和大院君相關的人物，全部都遭受監視。大院君一聽這個消息，老淚縱橫，欲歎不已，言下之意，頗以自己進入漢城，可能會有性命之憂，袁世凱則竭力安慰，他說：

「這分明是閔妃殺雞驚猴的手段，沒有什麼可怕的。今日到了漢城，我自會和她們理論。」

話雖然是這麼說，然而閔妃一黨下一步究將採取何種手段，袁世凱根本就沒有一點把握。皇命在身，事到如今，他祇好硬起頭皮，保住六十六歲的大院君，往龍潭虎穴裏闖了。

方要準備車馬啓程，英日兩國的駐韓公使，又從漢城趕到了仁川，專程拜訪大院君，說他們是來道賀的，却是言談之間，仍然在於探聽大院君回國的目的。他帶來了中國方面的何種承諾和與援？對於英國和日本在朝鮮積極進行侵略，將會生多大的妨碍？這兩位外交使節來時，正值大院君受到閔黨的步步侵逼，內心中憤懣激動不已，所以他越談越激越，口口聲聲的尊中國爲天朝，他說朝鮮小事可以自決，大事却非請命於中國不可。袁世凱陪坐一旁，凝神傾聽，對於大院君的一腔忠心，義正詞嚴，覺得十分的欣慰。可是，他更知心大院君的這種論調，是閔妃所決不願聞的。唯恐英、日兩國公使根據大院君的話，在閔妃面前挑撥是非，多生枝節。於是他命人暗中遞張字條過去，請大院君出言謹慎，最好少談公事，這是無可奈何的自保之計。

閃望袁世凱一瞥，大院君微微領首，馬上就停止了他們的滔滔議論。

由袁世凱、王永勝保駕，韓王李熙的生身老

父大院君李煜應，終於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勢下返抵漢城。袁世凱把大院君妥善的送到他自家的府邸，和纏綿病榻的大院君夫人相擁而泣，恍同隔世。袁世凱等到兩老夫妻相互傾訴過別後種種，李煜應又再出來鄭重其事的向他道謝，這才翻身辭出。他懷着滿腔的怒火，帶領十餘名從人，一列馬隊潑潑喇喇的馳抵韓王李熙所在的景祐宮，他要叩闕請見朝鮮國王。

袁世凱入宮質問

但是韓王李熙明知道袁世凱一定會來質問，他自忖理虧，因此避而不見。袁世凱所見到的是他的老朋友，韓王李熙的親信重臣金允植。

袁世凱氣沖牛斗，一見面便追詰韓王李熙爲什麼不派人迎接他的生身父親？莫非他忘了大院君的回國，是出於他的哀哀上告，迭次懇求？袁世凱又問：爲什麼要臨時撤走仁川府尹，使大院君和他一行落得那麼狼狽？又，爲什麼連他自己每次來韓，韓王李熙照例派中使迎接的禮節也加以蠲免？還有，大院君抵達漢城之前，韓王李熙爲什麼用莫須有的罪名，把大院君的得力舊僕三人統統殺掉？他直率的指責：韓王李熙的這種種作爲，莫非是存心對朝廷不忠，對老父不孝？問得激切，問得嚴正，金允植無詞辯解，唯有向袁世凱搖頭苦笑。

於是，袁世凱就更氣惱了，他緊板着一張臉，向金允植聲明：

「我這是正式的質詢，金大人，你不回答我不行。昨天夜裏，我曾一連兩次，自仁川飛電漢

城，申告大義，數落此間的舉措失當。這兩封電報都像石沉大海，並無片言隻字的回音。如今我本人都進了景祐宮，難道我還不能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嗎？」

提起了這兩份急電，正在僵窘的金允植就有話說了，他連忙陪笑答道：

「此間奉到了袁大人的急電，確是派了人趕去仁川迎接的。」

「人呢？」袁世凱毫不放鬆的問。

「許是——許是，」金允植格格格吐吐的說：

「路上錯過了罷？此間原不知大院君和袁大人，居然會來得這麼快的啊。」

袁世凱從鼻子裏進出一聲冷笑，又問：

「那麼，下官每次到韓例有的中使勞問呢？此間獨在這一欠錮免，是否有心使大清朝廷和下官難堪？」

金允植不勝惶恐的說：

「實在是中使衍誤了行期，不會趕上的關係。」

「又是個不會趕上！」袁世凱忽又提高聲調，厲聲的說：「請問，這是否失儀？」

「是，是。」

「中使失儀，該當何罪？」

金允植被袁世凱逼得沒法，祇好承認的說：

「下官一定申奏國王，將這名失儀的中使職職。藉以向袁大人謝罪。」

袁世凱冷冷的答道：

「豈敢。」

公事談完，袁世凱便傳令備馬，由金允植恭

送，一馬離了景祐宮，回到他那豪華寬敞的邸宅。還不會寬衣休息，詎料，大院君那邊，派一名專差，跑得氣急敗壞，前來報訊，就在袁世凱辭出大院君府不久，聲勢汹汹的來了幾十名朝鮮官兵，揚言要逮捕所有追隨大院君返國的隨從。大院君從中國帶回來的隨從有十多個人，頓時就吓得東逃西散，不見影蹤，逃得慢的祇有一名通事官金炳文。現在因為大院君親自出來攔止，搜捕的官兵都被阻在中門之外，但是大院君的威嚴能够支持得了幾時，金炳文是否會有性命之憂，至今猶在未定之天。來人是奉了大院君之命，匆匆趕來向袁世凱求救。

袁世凱一聽，既驚且怒，他顧不得更衣休息，一心救人要緊。馬上傳令點齊府邸的親兵，荷槍實彈，快馬加鞭，風馳電掣趕到大院君府。

騎兵隊裏，依然是袁世凱一馬當先。

一陣狂飈似的捲到了大院君府，門前冷冷清清，連一個行人都不見。袁世凱心知一定是閔妃遣來的朝鮮官兵業已撤走，就不曉得金炳文給抓走了沒有？他心一急，猛揮一鞭，直衝到石階之前，翻身落鞍，往裏便跑。

迎面闖見了滿臉驚惶的大院君，他一見袁世凱，趕忙的說：

「又勞煩袁大人走這一趟，托天之幸，那般虎狼之徒經不住我再三苦勸，又聽說袁大人即將帶兵馬來，忙不迭的就撤走了。」

袁世凱氣喘吁吁的說：

「這般人來，背後必定有人支使。」

百官謁見舌辯羣雄

「這個當然。」大院君不勝淒惶的答道：「袁大人，我看閔黨這樣妄自尊大，爲所欲爲，恐怕我在漢城存身不住了。」

袁世凱的心裏，煩躁已極。但他仍然不動聲色，穩住大院君說：

「下官此刻便再進宮，我要痛切勸止國王，王妃，萬不可再有冒失的舉動。」

說罷，下令自己帶來的親兵，分班守護大院君府。大院君見有清軍保護，略略的放下了心來，他向袁世凱再三稱謝。

一日之間二入景祐宮，接見他的仍還是金允植。却是金允植一開口便提出保證，韓王李熙已經切實閔妃，從此刻起，決不會再有危害大院君，和他的從人部屬的情事發生。與此同時，韓王李熙正準備今夜蒞臨大院君府，和他的生身父母相晤。

但是袁世凱唯恐閔妃一心杯葛大院君，意外事件猶將層出不窮，他要求即刻作一個筆錄，請金允植轉呈韓王李熙。通常，袁世凱所作的筆錄就等於外交官的照會，和正式公文一般同具效力。

伏案振筆直書，袁世凱一口氣寫下了好幾百字，分條分款，數落韓王李熙的一些乖戾作爲，命他遵從袁世凱提出的幾點。

金允植把筆錄接過去一看，滿臉苦笑，神色不安的問袁世凱：

「袁大人，可否容下官以友好的地位說一句

話？大人的這個筆錄，措詞是否稍嫌嚴厲了些？」

略一沉吟，袁世凱便從善如流，重新改寫了一張，語氣稍稍婉轉，祇是態度嚴正如前，所要求保證的幾點，絲毫也沒放鬆。改好了以後他再遞回給金允植，語重心長的說道：

「金大人，我這一改完全是爲你着想，唯恐你不便於持呈宮內。」

「是是，」金允植稱謝不置的說：「袁大人一片愛護的至意，下官唯有感激。」

辭出景祐宮，再回府邸，又不能和小別多日的姬妾見面，因爲又有幾十上百位的朝鮮達官顯要，朝廷重臣，聽說袁世凱抵步，在朝鮮列強環伺，危疑震撼聲中，都亟於前來拜會。探聽一下天朝有什麼方針對策，袁世凱帶回來什麼萬應靈藥？

袁世凱只好打點精神，和這些朝鮮顯要一一相見，他對俄國、英國交相凌逼的事避而不談，祇和這批顯要們討論朝鮮外患未已，新近即將形成的內爭問題。閱、李之間彷彿水火不能相容，閱妃一黨居然步步進逼的採取了行動。袁世凱公開表示，他很耽心這個問題會得擴大，演變成一個爆炸性的局面。

來訪顯要以親華派的人物居多，他們爭先恐後的發言，十中有九都在誣率的說：大院君在這朝鮮局勢嚴重的時候忽然回國，不但不能挽救危局，反而會滋生新的困擾。對於李傅相李鴻章的這一着棋，他們只差沒有明講，心裏是不以爲然。

於是袁世凱便問：

「何以故呢？願聞明教。」

衆口一詞的答案是：閱、李形同水火，斷難並立。

其實袁世凱自己又何嘗不明白此一必然的趨勢，但是大院君的回國，出自他的恩相李鴻章的意思，他當然不能在朝鮮官員的跟前，對李鴻章的決策有所批評。因此，他祇好竭力解釋，說大院君的回國是由於韓王李熙的籲請，和清朝延矜恤藩屬的一片德意，同時又朗讀皇帝陛下聖旨裏，訓勉大院君和韓王李熙的一段話：「……在李熙應固應永戴洪慈，慎持晚節。該國王尤當痛懲前車之失，去讒遠佞，親仁善鄰，刻刻以勵精

圖治爲心。庶幾內憂悉除，外侮不作，以無負朝廷覆庇矜全有加無已之至意，實於該國王有厚望焉！」

「聖上的這一番訓勉說得還不明白嗎？」袁世凱一聲長歎的說：「沒有想到國王仍舊聽信閱黨的唆使，做出許多親痛仇快，有負天朝皇帝厚望的事情來。列位爲大局着想，還是得各自盡心盡力，盡量在閱、李之間有所排解。最低限度，也得圖一個相安無事。」

聽了袁世凱的一番議論，幾十位高冠峨服的朝鮮顯要，一個個俯首無言。却是，在他們辭出袁公館的時候，人人都在搖頭低語：

「難！難！難！」

（未完待續）

多難興邦

約旦國王胡笙自傳

劉方矩譯

定價新臺幣三十四元
八折優待中外讀者

本書是一部研究中東問題的權威性史料，更是一部胡笙國王描述自己日理萬機政治生活和宮庭私人生活的作品，是傳記，又是趣味雋永的寫實小說。每冊定價新臺幣叁拾肆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八折實售貳拾柒元，本社代售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優待券

優待中外雜誌讀者請剪此券並附郵票拾圓寫明收書人姓名地址，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右任先生詩文選集一冊，每位讀者限購壹冊。（定價每冊貳拾圓）

不剪此券祇寫姓名地址亦可。